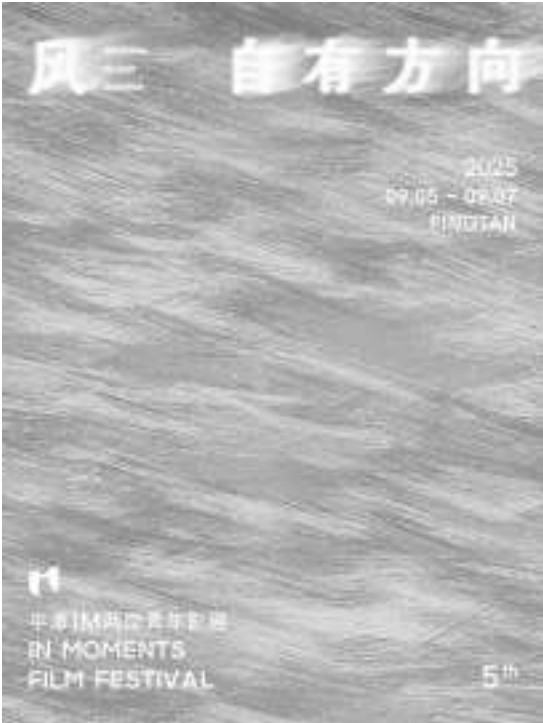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5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定于9月5日至7日举办



本报讯 近日,第5届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宣布将于2025年9月5日至7日在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。本届影展以“风,自有方向”为主题,

由竞赛、培育、展映、论坛、活动五大板块组成。多个展映单元、特展、公开课、大师班等活动将面向公众开放。

今年,IM以更多元的方式与创作者相遇。短片主竞赛单元,报名作品总数达6021部,刷新历届纪录。新增未来已来·AIGC单元由IM与字节跳动旗下的AI创作和内容平台——即梦AI共设,在3443部报名作品中,将有30部AIGC作品入围并来到线下参加展映。而台港澳及海外地区参与高校数量同比上届提升超40%,展现出华人青年创作蓬勃的表达姿态。从平潭出发·72小时极拍单元也将首次迎来台湾高校组队参赛。两岸青年创作者们将在极短时间内捕捉在地文化,两岸文化亦在此激浪中碰撞回响,彼此映照。

IM还携手抖音Vlog共同发起“拍一种很新的Vlog”单元。截至目前,投片量突破40万部,全网播放量已突破160亿。由陈玲珍、毛尖、钱添添、陀螺、周浩领衔的评审团,将尝试与草根创作者进行一场关于“生活应该如何表达”的隔空对话,最终将有30位创作者来到平潭,并获得由抖音与IM共同颁发的荣誉。

由陈博文、刘开路、单佐龙、杨超、袁媛五位电影人组成了本届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导师团,活动将以“创

作训练营”“提案大会”“项目一对一”三大环节为核心展开。

爱奇艺、B站、熠熠和光、派华传媒等多家头部影视企业和平台成为IM产业合作伙伴,并将给出鼓励创作者从短片到长片道路上所需的合作机会,涵盖影片创投、团队搭建、宣发资源、后期制作等全方位助力。在收到的166个长片剧本项目中,经过两轮评审,最终有10个项目将来到平潭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其中有多位曾在IM获得短片荣誉的创作者展现了不凡的成长性。IM独有的“二次关注”机制,正是为这些持续创作的IM伙伴准备的助推剂。我们也将与福建省电影局一起,持续关注以闽台两岸为故事发生地,以闽台两地创作者为主体、以闽台文化为创作背景的长片项目。

此外,在第5届影展的特别时刻,著名影人陈冲主演的经典之作《末代皇帝》,以及杨德昌、王童、陈玉勋等大师之作也将在平潭与观众见面。IM也将携手100所大学,共同发起“青春放映”,将优秀的短片作品带到高校,与更多观众见面。(杜思梦)

粤产电影《坪石先生》映后交流引观众落泪

本报讯 8月15日,粤产电影《坪石先生》亮相“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”。本片导演甘小二,制片人李竞,演员叶语霏、张俊英、李跃辉、陆明德来到了现场,并在映后与观众分享了创作心得。此次“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”由广东省电影家协会、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共同协办,南方都市报社、南都娱乐公司承办。

《坪石先生》以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迁校办学的真实历史为背景,还原了一群教育大家在烽火中坚守教育阵地、延续岭南文脉的传奇故事。影片打破传统抗战题材惨烈叙事的定式,以独特的“知识救国”视角填补了华语电影中知识分子抗战的叙事空白——1938年广州沦陷后,中山大学、岭南大学等院校师生辗转迁徙至粤北坪石,在日军轰炸与物资匮乏中坚持办学四年。然而,战争的硝烟从未散去。1944年冬,日军的再度逼近,对坪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。何去何从的难题,再次摆在所有师生面前。而岭南文脉的火种,又能否在绝境中得以保存?

《坪石先生》集结谢君豪、王宏伟、蒋中炜、黄精一、张献民、张俊英、赵奔、赵荣等实力派演员,更有颜秋越、叶语霏、钟星辉、徐菲、李相炫、何衍朝等一众青年演员,超角色适配度将80年前的战时大学校园生活以及先生学生们的所思所想,具象化为银幕上令人动容的群像。电影通过多线交织呈现了近30位教育家的学术追求与人性光辉,这群“坪石先生”以笔为矛、以书为盾,在战火中构建起坚固的文脉守护防线。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历史回响,更是对当下“教育家精神”的深刻追问。

映后交流环节,导演甘小二分享选择拍摄《坪石先生》的初衷,源于对黄际遇的敬仰,他编写的几何学、代数学教材在中国数学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。他希望通过影片纪念这位数学元老。而片中黄际遇用毛笔书写的镜头,其实是他担任“手替”模仿黄际遇字迹。

多位观众分享与电影的关联和观影感受。一位来自中山大学的观众提到外公是中山大学化学系1944

级学生,家族多人与中山大学有渊源。观看本片的过程,让她多次哽咽。还有一位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观众表达了对影片的激动和感动,她曾经是导演甘小二的学生。她提到影片中黄际遇保护学生的片段让自己深受感动,认为这是对老师精神的一种传承。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,观看这部影片让她感到自豪,并希望抗战精神能够传扬下去。

映后交流期间,波兰演员陆明德尝试用粤语和现场观众交流,引起了现场观众的赞扬。张俊英呼吁保护粤语文化,强调粤语不只是方言,还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她自豪地表示作为广东人和粤剧演员,讲粤语是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她鼓励观众多讲粤语,并希望大家支持本土制作的粤语电影《坪石先生》。

(影子)



潮语电影《小鸽子的家》观影推介会举行

本报讯 8月17日,由广东省电影局主办,广东省电影家协会、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共同协办,南方都市报社、南都娱乐公司承办,广东省潮商会支持的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之《小鸽子的家》专场在广州珠影星寰国际影城举行。影片导演吴佳,制片人汪新伟,演员吴树权、刘煜凯、刘凯圳等来到现场,与观众分享了创作心得与幕后趣事。

潮语电影《小鸽子的家》将故

事背景置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广东潮州,讲述了小学生吴凯因饲养“菜鸟”而被饲养“信鸽”的伙伴嘲笑的故事。一次机缘巧合,大铭鸽“中国骄傲”闯入了他的生活。起初,吴凯满以为能借此在同龄人中树立威望,然而随着对赛鸽精神的深入领悟,他最终怀着不舍将其放飞。鸽主骏老伯被吴凯的善良深深打动,并把“中国骄傲”的幼崽赠给了他。

这样一部“潮味十足”的电影

得到了广东省潮商会执行会长黄光新的高度评价与大力推荐。“电影从小鸽子的视角,细腻描绘了青少年成长中家庭的纽带作用与与文化坚守,承载了潮汕人的情感记忆与文化精髓。”他表示,《小鸽子的家》以精致的画面与真挚的表演,让观众在欢乐与泪水中深切体会到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,这部电影诞生的过程,就是一次文化创新的典范,更体现了创业者的智慧与勇气。

据导演吴佳透露,《小鸽子的家》的创作灵感源自一条微博。他从微博上看到一个小朋友捡到了一只鸽子,安置、照顾好后想把鸽子放回去,但又担心它会飞丢,回不了家,所以就写了一封信,绑在了鸽子身上再放飞。鸽子回家后,主人看到这封信很受感动,于是给小朋友打了电话。这件事感动了不少网友,再加上吴佳那时候想拍一个关于潮汕的影片,所以,就有了后来的《小鸽子的家》。“我自己也是从小养鸽子,参加了不少信鸽比赛,看到这个新闻,感觉还能融入不少关于家庭的元素,例如父子情、兄弟情等,所以就开始了创

作。”吴佳这样分享道。

《小鸽子的家》95%的对白皆为地道潮州话。从日常琐碎的问候,到家人间饱含深情的叮嘱,每一句潮语都裹挟着潮州独有的韵味与温度,也生动展现了潮汕文化的淳朴与独特魅力。另一方面,影片已在多个国际知名电影节上大放异彩,例如在意大利巴勒莫独立国际电影节获“最佳新导演奖”,取得瑞典国际电影节“最佳新晋导演奖”及“最佳外语片”提名,并在莫斯科亚洲电影节收获“最佳亚洲导演奖”。

潮州话会不会减低电影的艺术表现力?在出海过程中,语言会不会成为一大障碍?制片人汪新伟表示,《小鸽子的家》在海外拿到那么多奖项,已经得到了国际广泛认可。潮州话其实不是一种壁垒或藩篱,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桥梁,促进潮汕文化更好地走出去,被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认识。

《小鸽子的家》由深圳华强高新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深圳华梦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联合摄制,将于8月22日全国上映。

(影子)

《赎梦》导演张家辉：拍“被钩住的人心”

■文/李佳蕾 陈美仪



张家辉的第四部导演作品《赎梦》即将于8月23日上映。这一次,这位身兼导演与演员的电影人,带着对题材与表达方式“新鲜感”的执着追求,将镜头探入人心幽暗处,聚焦于那些“看不见、说不清、但真实存在”的心魔。

张家辉说,《赎梦》探讨的是人如何面对内心的罪疚与执念,影片的起点源自他对人性复杂性深刻的思考,最终推动他行动的则是那份对创作新可能的渴望。

“不拍鬼,拍心里有鬼”

创作的契机,源于一次偶然的触动。张家辉坦言,他渴望突破传统惊悚片的窠臼。正是在这种寻求突破的探索中,一部关于“睡眠瘫痪症”(即民间俗称“鬼压床”)的纪录片给了他灵感。他惊讶于这种常被视为“闹鬼”的现象背后,竟有科学的医学解释。

由此,他想到用“梦境”作为核心载体来包装故事。“赎梦,就是在梦中赎罪。”张家辉点出影片主旨。“我不是要拍最恐怖的华语电影,”他强调,“而是通过梦境这层外衣,去呈现人性中那些沉重的悲剧。”

因此,对于影片中出现的符咒、驱邪等仪式场景,张家辉的解读带着一种冷峻的直率——“那不过是心虚者的自我恐吓”,恐惧的源头,并非魑魅魍魉。“不拍鬼,拍的是心里有鬼”,这才是《赎梦》真正的命题。

前期枕边捕梦,后期精心打造

张家辉深知表达“梦”的难度。《赎梦》的梦境,不是凭空产生的。张家辉导演表示,有些感受源于创作的想象,但在本质形式上,是一场对梦中潜意识逻辑的影像化实验。他举例影片中曾出现的梦境细节,如身体失重般的漂浮感、嘴唇纹丝未动却能清晰“听见”对方话语的诡异,以及深陷其中彻底失语的窒息焦灼等情景,都是他将心理惊悚元素进行符号化的巧妙处理——让更多观众沉浸其中。

为了强化这种沉浸感,他做了一个决定:梦境中摒弃传统配乐,只用音效制造压迫感。“抽象的环境里加正常音乐,会把观众拉出梦境,分散注意力”。低沉的嗡鸣、诡异的回声等构成了梦境听觉的底色,紧紧包裹住观众的不安感。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现实片段中插入的一首甜蜜老歌《Peg O' My Heart》(中文译名《钉

住我的心》)。当妻子恐惧无措时,她幻想蔡幸强出现在此刻,二人甜蜜挽手,忘记所有痛苦,在昏暗的街头赤脚奔跑,极尽浪漫化对视。谈到此处,张家辉兴致所至,现场敞唱起来。在他看来,影片中角色经历的悲剧往事,同样如同钩子般深埋心底、无法摆脱。“只是这份‘钩住’不是爱情的甜蜜,”张家辉说,“我要拿最甜的音乐碰最悲的事情。”

梦与现实融合

讲好“梦”很难,而将梦境与现实有机融合,共同承载主题,则更具挑战性。

“我们希望通过梦来包装两段悲剧,认识现实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问题。”导演在采访时解释道。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下,现实文戏与梦境悬疑场景不断交错。他以此为结构,剖析“悔恨”“执念”这些人性深层的暗礁,将个体的心理挣扎,置于金融风暴撕裂的家庭、都市生活异化的压力、童年创伤漫长的回响等广阔的社会现实背景中。

关于这种结构可能带来节奏上的差异,尤其对内地与香港观众在节奏感受上的不同预期,导演坚持电影本身的艺术表达逻辑,他相信观众有足够的理解力:“不是所有事都要讲白”。导演补充,“梦中的讯息曾在现实中发生过,现实中无法言明的部分也表现在‘梦里’。二者并不是割裂的,而是‘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’,互相注解。

而这种融合最终也指向深切的人文关怀。张家辉认为,影片中的人物虽然面临困境,但他们的行为并非无意义的混乱,而是身处与常人不同的感知维度中,进行着外界难以理解的对话与挣扎。

那些从真正消失、以诡谲姿态回返的情绪与记忆,以梦为钩,钩住悔恨与执念,钩住无法正视的自己。当你终于意识到那不是梦,而是心里的钩子时——《赎梦》已经完成了它的惊悚。

